

纪录片《美丽中国》的视觉表达

钟志聪

《美丽中国》是一部表现中国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人文景观的大型电视纪录片，是中央电视台（CCTV）和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第一次联合摄制的作品。凭借其丰富的内容展现、独特的主题表达以及引人入胜的拍摄手法，作品获得了较高的口碑和广泛的传播。该片通过展现中国大地上独有的景观和多元的文化风俗，不仅赞扬了中国地大物博的繁华景象，而且突出展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峻性。本文通过对《美丽中国》视觉艺术创作的剖析，探寻这部优秀纪录片在画面创作方面创作成功的原因，为未来的纪录片创作提供启迪与思考。

纪录片不同于其他影像创作，可以人为构造影像的内容，而是需要通过对真实客观存在景物的抓取拍摄传达特定的主题。这对纪录片创作者的要求越发严苛。这要求创作者对镜头的把握、光影和色彩的抓取要进行考量和不断的探究实践。

（一）升格镜头

升格镜头是将观众肉眼无法看清晰的快速动作放慢，以清晰的方式复现精彩瞬间的一种形式。自然界中动物的捕食过程往往在毫秒之间便胜负已分。为了让观众以更清晰的视角观看到这样的精彩瞬间，《美丽中国》采用了较多的升格镜头。例如蟒蛇捕食时，放缓了其

进攻的动作，观众能看到蛇在缓慢地向老鼠移动，而后者却全然不知情。这无形中塑造了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效果。最终老鼠瞬时逃离，观众虚惊一场，戏剧性构造尤为独特。

（二）特写镜头

相较于展现宏观视角的自然景观，俯瞰的镜头能够让人产生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。然而在拍摄人文风俗生活时，创作者对于特写镜头的运用，无疑拉紧了画面主人公的距离，有别于客观的疏远镜头。特写镜头创造了独特的情感表达。例如拍摄泼水节时，使用特写镜头展现少数民族妇女面色的红润，生动传递出女性的美丽与迷人。在第一集纪录片中，镜头对准了坐在门口吸着烟斗的老人，他满脸的沟壑是历经岁月洗礼的见证，由他紧促的眉头也可想见定有什么令他忧虑的事情发生。在展现西藏虔诚的氛围时，通过特写镜头抓取的旗帜、庙宇的檐角、转经筒、木鱼和经书，以及对准前来朝拜的信徒，铺展出一副生生世世礼佛朝拜的虔诚画卷。其中细腻的情感表达正是随着这一个个独特的特写镜头，将生命中贫穷的、富贵的、变动无常的、经久流传的、苦痛的、坚韧的、欢乐的、自由的各种面相一一传递出来，唤起观众共鸣，直击观众内心。

（三）延时拍摄

延时拍摄是一种拍摄方法，前期使用比正常图像低的帧率进行拍摄，后期回放时使用正常或更快的帧率进行播放，是一种减少拍摄速度凝聚一定时间变化光影的手段^①。延时拍摄能够用来拍摄夜间星轨、天空景观的变化、植物生长过程，能够为观众在短时间内展现一个肉眼无法捕捉到的过程。在《美丽中国》纪录片中，延时拍摄被大量使用。例如在第一集中，原本一天内光线、云层和云南梯田的变化，用了延时拍摄后，仅仅十几秒的镜头就得以充分展现，这给了观众巨大的感官刺激。在展现四季景象时，也使用了延时拍摄的手段，让观众在几秒钟内见证了白雪皑皑融化为春生草长。

（四）色彩的表达

宗白华曾说：“美术所谓形式，如数量的比例、形线的排列、色彩的和谐，它所表现的是生命的内核，是生命内部最深的动，是至动又条理的生命情调”^②。色彩也是纪录片中至为重要的一个元素，它能以最直观的方式引发观众的共鸣。在展现江南山水情调时，选址地是福建的太姥山，借鉴于中国山水画的灵感，选用背景为墨绿的山脉，中间是较为明亮淡蓝的水波，再至镜头前段的鲜红枫叶，实现了色彩从暗到明的过渡，拉伸了空间感。

（五）光影的构造

光影的塑造对于烘托氛围、表达情感甚至是传达主题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纪录片中多采用逆光拍摄，例如在红顶鹤自然保护区，镜头中展现了日落夕阳时分，天色一片绯红，两只红顶鹤依偎在一起，有如心形的剪影刻在漫天红霞之中，烘托了一种自然的神圣与不可冒犯的氛围。

（六）构图的视野

“在结构每一个画面时，导演的目的主要是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场面中，并把它

准确地引导到他所需要的地方。没有一个导演会以漫不经心或随随便便的态度来对待画面构图。整个影片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导演在构图上的眼力”^③。《美丽中国》纪录片中通过特殊的构图方式来渲染氛围。其经典的构图是在讲述居民横跨怒江的对角线构图，以绳索划开画面45度的构图方式，将人置于画面的视觉焦点，上面是茫茫苍穹，下面是奔腾的怒江，渺小的人物横亘在细长的绳索上，较好地渲染了处境的艰难和危险，同样，也赞美了世世代代跨过这条怒江的伟大的人们。

（七）蒙太奇的运用

蒙太奇技巧最初产生于苏联蒙太奇电影、学派，意指通过组接不同的镜头产生紧凑的情节和视觉效果，后来被电视创作广泛应用。在《美丽中国》纪录片中，多次使用对比蒙太奇和交叉蒙太奇的手法。比如在北京天坛公园这一集里，镜头一方面展示了在轰鸣声中兴建起来的高楼大厦，又突然掉头一转，展现了一群悠然打太极的老年人。动静快慢的对比之间，显然勾勒出了传统文化与新兴文明之间的对立与冲突，但其存于同一处地点也在暗示着，我们需要处理好新旧交替的问题，才不至于舍弃旧本，也更能迎向新文明的怀抱。

参考文献：

①胡智锋《当前电视纪录片创作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》，《今传媒》，2006年第2期，第10-12页。

②冷冶夫、刘新传《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50年——思维、形态与路径的轨迹变迁》，《当代电视》，2008年第7期，第49-51页。

③冯欣《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合作纪录片：文化主体间的对话——以〈美丽中国〉为例》，《兰州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，2013年第1期，第27-32页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宁波广播电视集团）